

一笑震江湖

5

金童精品武



四



东54A-2

44.568
51-5
=4

金童精品武侯集

之五

笑震江湖

第四册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火焚魔窟	659
第三十二章	追踪天涯	672
第三十三章	波诡云谲	690
第三十四章	设阱自陷	714
第三十五章	恩怨缠结	736
第三十六章	生死几些	760
第三十七章	误会, 巧合	782
第三十八章	偷袭, 神僧	806
第三十九章	英雄会群极俊秀	832
第四十章	朱门劫如是我说	858

第三十一章 火焚魔窟

经过了非常短暂的宁静，另一种暗断且有规律的声音，代之而起，大得很多，也响得很多。

安珠则身为六姑，无形中出现就是一行之首，必须顾以大这有的安危，自觉地攸关，肩头担负奇重。

她深感困扰，不禁抚剑沉思起来。

她迟疑片刻，心念转电，没能立行决定。

群小唯六姑的马首是胆，才待请示行止，却也未及出口。适时，耳边传来了一位阳生女子的声音。

“诸位尚未冲出铁牢否？”

不等群侠答话，她又一近声地不住催促道：

“诸位，相信我。”

她深怕群侠怀疑，又复诚恳地说道：

“冲不得了，千万不能冲。”

群侠谁都听得出来，这种情急地劝告，虽属发自一个陌生女子之口，到也毫无恶意，不必多疑。

更有一点，那“咯咯”之声，竟然愈来愈响，规律仍旧，间断则已缩短，也是证明，她并没有故作惊人之语。

“冲耶？留耶？退耶？”

这个问题，安珠很清楚，五人之中，只有自己才能决定，群小虽有意见，也全要等她来做主。

她不能不立即考虑：

“这陌生女子是谁？我不知道。”

就算她是姑妄言之的吧，炮也要姑妄听之，冲出牢门，或者留在近处，万一真生惨变，反而不美。

生死得失，关系重大，我还是暂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看法为好，退回原地，又能有啥子害处？”

安珠飞快地这样想了一遍，便立率群小，纵回原处。

他们刚刚纵回，那“咯咯”怪声便顿时停息，“嘶嘶”轻响随即重起，但又 被 陌生女子的喊话所掩盖。

这一回，陌生女子是冲着别人的说的：

“沈姑娘，你也忍耐着，就站在过道中，不要乱动。

再等片刻，消息传，铁牢自撤，一切便旧观。”

她好像很累的样子，说起话来，非常吃力，当余意未尽之时，她不得不略为停息，缓口气，才接着道：

“但等铁牢一开，你就可以陪同六老安女侠，小龙

及妮子等人，从速跳出这龙潭虎穴去了。”

只听得沈玉林无限欣慰的道：

“我理会得，我不会忿事的。”

单凭这种口音，群小都已确信：

“答话的人，就是他们赶来接应，恐其受苦的沈玉琳，此刻毋需再担心了，她也平安无事的在这里呢。”

在群小的臆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除此之外，仍是一些事情，令人费解：

“那位陌生女子，莫非就是沈玉琳的口中的凤女侠？”

凤女侠是谁呢？

“彼此素昧平生，她对于我等怎会这般清楚？”

怪哉。怪哉？”

一连串的问题，接二连三的袭上群侠的心房，从小固已满头云雾，百思不解，即使是经多识广的安珠，也被扰得莫明其妙。

他们刚想探询，又被沈玉琳的话声所岔，未及开口。

但闻沈玉琳问道：

“凤女侠：

这铁牢为什么还不撤尽呢？真急人。”

这位被称之为凤女侠的陌生女子回道：

“别急，快了，就要撤尽了。”

说快真快，她的话儿刚刚说完，四外八方特然重起隆隆怪响，天光乍暗复明，那些会作牢笼的铜墙铁壁，顿失踪影。

此次变化，迥异先前。

铁牢关撤，具见消息之灵，机关之巧，使老少群侠，无不惊叹！

× ×

× ×

× ×

天光大亮，厅中的一切，果然恢复旧观。

除了安珠，小龙等老少五人之外，大厅里仍然是空荡荡的，那把怪椅发子还是原封不动的放在老地方，变成唯一的摆设。

啊，还有，还有：

地上还有点点滴滴凝结成紫块的血。

不消说了，那是裴成章轻敌，被安珠划破五官面目，所遗留下来的血战痕迹，看了令人凭添无限惆怅。

最感惆怅的人，恐怕还是小龙。

小龙眼怔怔地瞧着地上尚未全干净的血迹，摇摇头，欢口气，他有着许多感慨，尽在不言中：

“裴贼假十老之威，恃一己方之力，叱咤风云，盗名欺世，何其阴狠？何其自负？却也有受惩溅血的时候。”

常言说得好：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想着，想着，小龙泪已模糊，一脸悲愤坚决之色。

他重重地把宝剑插回鞘中，自言自语地道：

“绝不干休，色不干休。”

妮子守住小龙身边，忽然听到他自说自话，再看到他竟又满脸激动的神色，便趁大家不注意时，牵牵服了衣袖。

“小龙哥，小龙哥。”

其实，这些情形，固然一一落在安珠的眼里，也没能逸出叶姑娘与小木头两个人的关注之外。

安珠看了只是微笑，没做的表示。

她有她有想法：

“不痴不聋，不作阿姑翁，娃儿们的爱恋，并非坏事，中要不输礼节，不越人情，何必多管？”

小木头和叶姑娘两个，见到这种情景，也都不晓如何是好，有些时候，空言安慰，反令让人徒增烦恼。

在叶姑娘的意识中，她所体验得到的，正好合上一句古话——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她忽然想到：

“当年，自己爹爹，亲押镖车，曾经丢反作用百

万红货的事情，依照 大先生的快乐叟的暗示和小龙的说法，是一次穷里反。

眼前，自己耳闻目睹，身历其境的变故，无疑的，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穷里反。”

于是她颇有感触地朝安球道：

“六姑，侄女 有个不解之事，可否向您请示？”

安珠和声应产道：

“当然可以，只是老身懂得的，一定告诉你。”

叶姑娘得到六姑允许之后，这才提同 她所想的问事情：

“侄女 儿年纪轻轻，涉世未深，看法不知是否有误？”

侄女深寄江湖，颇多是非，多少人互争雄长，多少人竞夺名利，立门结派，尔作我愚……”

安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由她继陈疑点：

“稍不遂意，仇杀综之，究间是为了什么，而且冤冤相报，徒伤天和，谁知道要报到何时，才能了结？”

安珠没到叶姑娘所不解的，会是这个问题，听了之后，倒以立予解答，只好摇摇头道：

“你问得有道理，却叫人不好回答。

“名利雄长，本是身外之物但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淡，放得下的，亘古以来，能有多少？”

听以此处，妮子跟着问了一句：

“大姑，我也懂了，大师伯与众师叔之所以以息隐田园，不再多走江湖，定是有着同样的观感吧？”

安珠未语先叹：

“唉，谁说不是呢？”

“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既为龙儿追查杀家大仇，如今元凶既现，真象大白，要办的事就不多了。”

她的语献，充满了伤感。

小龙一看，众人为了他，重生如许感怀，把空气扰得这要沉闷，心里很是不安，便动起转移话题的念来道：

“有了，沈姑娘的人呢？”

他蓦地想到了沈玉琳，赶快放声大喊道：

“沈姑娘，铁牢已撤，我们都很平安。

你在哪里？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一喊果然立收预期的效用，使大家暂释愁怀，也跟着他作急，亟欲看见沈玉琳，并一睹凤女侠其了。

× ×

× ×

× ×

又以了钟宅后进，裴贼用铁笼吊起大风的地方。

群侠经沈玉琳的指引，同来解救大风。

沈玉琳极其细心，在领带群侠来救大风时，早已分别跟安珠与妮子耳语，告诉他们自己的推断：

“被裴贼吊在铁笼内的女子，十之八九，定是失踪

已久的大凤。”

她更提醒老少两人道：

“大凤不愿随我逃走，恐怀死志，救时必须格外小心。”

她也禀明安珠道：

“大凤坐在笼中，除说话外，全身都不能随意转动，因为她被裴贼用十老的独门手法所点伤。”

安珠听过沈玉琳的陈述，也会笑着对她说道：

“这些你可以大入宽心，少时我自有解救大凤的方法。”

所以，当群侠来至后进之前，关于如何解救大凤，并使其同离裴贼的魔窟，均已胸有成竹。

等众人见到大凤时，她的蒙面黑纱，业已脱落，掉在离铁笼不远的地上，那是被裴贼撕去的。

她有个的皮肤，细柔娇嫩，没有一道皱纹，头上的青丝，乌黑光亮，也没有半根白发。

粗望过去，她直如三十许人，仍然很美。

也许是周身要穴受制的关系，她的脸色，略泛青白，峨眉深锁，牙齿紧咬，好像强自忍受着无边的痛苦。

起初，她静坐在笼中，闭上双目，不言不动，更未望过群侠一眼。

她的像貌，果与妮子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妮子自不转睛地望着大凤，警告 交集，不胜痛心，只见她含着泪水，忍着呜咽，悲声叫道：

“阿姨，阿姨。”

“六姑和妮子来探望您老人家了……”

她仅能听得出两句，便自伤心得泣不成声。

她断断续结地，总算说了一句道：

“阿……阿姨，……啊，您老人家也……也睁开眼睛，来……业看看妮……子和大家嘛……”

接着，她只有抽噎的份儿了。

叶姑娘急忙取出手帕，一边替妮子拭眼泪，一边也红着眼睛，粗着喉咙，握着她的玉手，摇着她的香肩，轻声地给她安慰。

对妮子来说，自从妈妈小凤仙逝之后，除去爸爸落拓生以外，阿姨大凤便是她在世上最近的亲人了。

虽然，她打出生以来，就没有见过大凤一次，但是，也曾听诸老和爸爸说过，关于阿姨的生平和遭遇。

此刻，却在如斯的情况下，见着了想望已久的阿姨，怎能不叫心地善良的妮子，无经的欣喜而悲从中来呢？

最初，大凤还能矜持，也不一抬眼皮，稍后，轻不住妮子赤诚的呼唤，天性顿发，亲情也为之频动。

她的心理堤防，完全崩溃了。

两股热泪，再也无法抑止，沿着面颊，往下直

流，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颗一颗的，滴到衣襟之下。

她想通了：

“世事莫非定数。

“为人何矫情。”

她终于毅然决然的面对现实，张开了含羞带愧的眼睛，她先看看妮子，强抑酸楚，慈爱地说道：

“妮子乖，阿姨告诉你。

“此刻不是哭的时候，听阿姨的话，别哭。”

妮子好高兴啊。

她一叠声地催着大风道：

“阿姨快说，怎样才能救您出来？”

“我急死了。”

大风的脸上，本来仍有难色，她迟疑不肯就说。

“不说行吗？”

妮子跪在她目光所能看到的地方，再三恳求，安珠和其余群小，也你一言，他一句的不住相劝。

他们的情辞恳切，在感人，大风不忍拂违，这才讲出道：

“在那边的墙上，粗个铜环，只要轻轻地拉它一下，这个铁笼，就会落地，笼门也会自动地开了。

“看到了没有？”

沈玉琳站处，靠那边墙近，闻言一个箭，立刻奔

去，叶姑娘，小龙和小木头，也自免起雀落，飘身而至。

四个人互相望了一眼，发出会心的微笑。

× ×

× ×

× ×

武林十老的独门点穴手法，难得住沈玉琳，却难不了安珠，所以大风轻而易举地，就被群侠救出笼外。

后进室内，充满了欢笑。

笑声中，谢天谢地。

“阿弥陀佛，”

这回大风忽然慎重其事的提醒众人注意一件事：

“此处绝非久留，切莫久留。”

“六老请率众小侠，从速离去。”

妮子深怕大风不肯同走，赶忙问道：

“阿姨您呢？您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大风拍拍她的头顶，和颜悦色地应道：

“别担心，阿姨也跟父们一起走。”

大风竟会答应同走，群侠听来，无不喜出望外，其中最喜出望外的人，当然说法是妮子。

因为妮子见到的，是活生生的阿姨，不是死板板的坟墓。

大风眼见各人高兴的情景，自己也觉得开朗了许多。

“君子不立于严墙之下。”

自古以来，已有明训。

大风料定裴贼 必不干 休，多留一片，多增一分危险，何苦来哉？所以她倒频频催促起来道：

“咱们快走。

“裴贼 曾对我说过：

不需要 盏热茶功夫，老夫就能追上沈玉琳这个 鬼丫头，把她捉来，严惩她胆敢卧底和私逃的罪行。

“他还有许多狠话，不学也罢，学了徒增烦恼。”

大风一口气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又继续道：

“我为了要让沈姑娘多点逃生的时间，久追沈姑娘不犹，必想疑念，定将返转，一探究竟，此刻 或已回驰。”

大风这番话，颇有道理。

她既 生张快走，群侠自不反对。

就在众人要走的时候，小龙回四周瞧瞧，特然想到一樁事情，不知应否处理，便又 请示安珠道：

“六姑您 也赞成不？

“此宅机关 重重，存之有害无益，不如毁去。”

安珠闻言，望望大风和其余诸侠，未及回答，小龙又补了一句道：

“龙儿有个看法，毁去此宅，裴贼 便少了一处害人魔窟，并非纯 为我自身的报仇泄恨作想。”

小龙这种提议，大快人心，谁会说个“不”字，至于怎么样毁去，才能彻底，群侠迅速全成一项决定：

“放上一把大火，烧得他片瓦无存。”

谈到放火，诸小侠不与高彩热。

大风被困五十年，对钟宅一切，自极清楚，便指点诸小侠分头办事：

小木头跑进柴房，抱出外宅干枯草。

小龙儿打开仓库，拿了不少硫磺 松硝。

三位姑娘也一起帮忙。

屋外雨停风急，正好放火。

小龙奉安珠之命，首先撒下火种。

顷刻之间，裴贼苦心经营的魔窟——钟宅，便为一片火海所吞噬，浓烟上冲云霄，火势好不惊人。

大火的灼热，引发了裴贼自己埋藏在客厅地下的强烈炸药，巨震蓦起，地裂山崩，更使柱倒梁折，坦断瓦残。

“剃人之头者，人亦剃其头”——焚火之屋者，人亦焚其，昔日裴贼火攻龙庄，今日小龙烧钟宅，真是天理昭张，报应不爽。

群位在离去之前，眼看着旧时朱门，轻化劫灰，到也平添了无限惆怅！

第三十二章 追踪天涯

裴成章忿怒之极，他竟不顾那倾盆大雨和交加雷电，一口气追出二十里许，衣衫湿尽，却仍未望到沈姑娘半点踪迹。

他果然生了疑念：

“奇怪，难道这鬼丫头插翅飞了不成？就算天雨路滑，老夫追得慢了一些，但是她也跑不快呀。”

大路分了岔，一条往南，一条向北，当中的则略偏东南，因为躲避这都骤雨，所有路上，都少行人。

裴贼追至三岔路口，立定脚步，他在考虑：

“该朝那条路去追呢？”

举目四顾，他忽然望见一点黑影，在向北的那条路上，往前奔跑，那条路直京师，裴贼看了，怦然心动。

他冷笑出声地自言自语道：

“嘿嘿，这回到看你再能逃走？”